

田亭草卷十一

大父母傳

郡博士徐先生傳

大叅象峯周君傳

隱君子吳洲沈公傳

贈君竹墩程公傳

何烈婦王氏傳有小序

蔡烈婦呂氏傳

安平三烈傳

梁節婦傳



謝氏節孝傳

烈婦蘇氏傳有小序

大父母傳

不肖鳳翔嘗逮事我大母林蓋自離乳祿大母輒拊
摩長育之比童州就外傳歸則爲譚先世事甚悉翔
雖愚鈍猶知感奮謬覲有寸豎以恢先緒今大母歿
又若干年矣深懼祖德湮滅後嗣靡徵爰次厥睹闕
者爲傳

大父諱禮字廷文以字行曾大父太學公諱性之弟
三子也太學公父諱惠而伯父諱應登永樂二年進
士爲永嘉龍游令兄弟故相友愛迄三世猶同居也
太學公應貢之歲實始生公公甫九齡而太學公歿

二昆以遨蕩覆產又皆早夭無樹類公隨母携弟掇
 殘貲依外氏以棲外氏奇公穎慧常日公曰此詩書
 種也佐之脯贄遣詣塾公亦昕夕刻勵絕不與凡兒
 伍顧未久而母余孺人亦逝矣先是太學公歿權叢
 于東郊淺土公年幼弗及知余孺人知之而弗能躬
 詣也臨歿以告公公大悲泣時公雖幼弱已蘄然有
 成人志輒拊心自念曰此非吾哭踊地也第令吞聲
 屏息柰此一腔血淚何遂懇辭外氏出捧遺簪衣篋
 屋設位朝夕奠以其間訪求太學公叢所闕兩月弗
 能得則籲天所神大號于東郊者三日忽有龐眉老
 叟指示之曰黃太學在此矣公移卜啓叢鑄臂血漬
 骸上以滲入為驗果然遂奉與余孺人合窆隣里相
 傳稱為孝感焉既卒哭行貨于二山蒲陽重繭鵠形
 積織累寸凡六載始克娶于鄭又三載始克為弟廷
 睿娶公竊自喜曰先人嗣續庶有冀乎無何弟廷睿
 卒鄭孺人亦卒營之又三載始克娶我大母林蓋公
 於骨肉婚娶間遭屯蹇甚然自是而公營于外大母
 營于內乃始有環堵以居蔬糲以飽矣公性謙和恂
 幅人有買貨于公者公為言原值幾何今獲子錢幾
 何無匿情亦無厚索見者傾信即同黨咸推公祭酒

戶故有懸糧每繇役至不敢出片語較多寡惟里正命應之終其身不識官府亦不聞隸卒追呼聲居常語曰飽食須念枵腹時暖衣須念懸鷄時人胥以爲名言蓋公之知足無營實克踐云家祚單微自太學公而下皆孑身著代公舉中允府君又晚殆凜然有如綫之慮然絕不爲姑息小慈大都其教不嚴而肅啓手足之夕呼府君囑曰惟謙厚可遠怨惟實實可動人兒其識之大母林既代公持家政諸所爲先閨壺訓子孫一如公夙範即不肖輩侍大母膝下聆提撕督誨儼如侍公焉大母初年啖辛中年董鉛晚茹晚而府君能供甘旨養矣顧韋布蔬糲如昔晨起織紵迄日昃弗休昔人謂瘠土思而沃土逸殆不其然大母素寡疾一旦弗念輒集家人正衣冠坐俾環拜爲訣呼不肖翔撫之曰兒當昌吾家吾含笑逝矣遂端坐而化殆翩翩乎仙哉鳳翔曰家之昌也多起於單微困厄其修德而培之也若持券受償隨聲答響非意之也吾門之中替甚矣實藉我大父母卒瘞種德振茲式微而大父漬骸營葬與唐王少玄事頗相類即列之孝友傳其奚忝矣小子謹論次其實用貽後之孫子俾永念祖德云

郡博士徐先生傳

徐先生孟字希孔晉江人嘉靖中爲郡邑博士公業程朱易傳義得蔡文莊公正傳邑人士翕然宗之稱之曰徐先生禮壇所至無論云公自幼喪母家故貧既推擇爲諸生受餼廩矣兼諸從游所束贄差足自給悉罄以奉父旨甘事繼母一如母也異母弟四女弟五婚嫁事獨力營之義不令橐中有私錢帛比爲博士郡邑諸弟至輒傾囊恣自取旋取旋耗旋復給之弗爲恡晚歲家居重重免凍餒猶損饗殮濟焉又旁及其族黨公性雖長厚豐推予顧獨斤斤爲廉妻

父謝公某鄉所稱賢也念公貧歲遺粟二十五石公受之一年即謝卻之曰非壟上所耘辟纊所易食之其味弗甘憲副何公元述公高弟子也同省試掇科推宴金爲公贖公堅弗納曰初發軔何得急此爲蓋自爲諸生時其廉潔已如此初仕司訓袁州遷諭曲陽最後董教黃州不沿例問諸生贄餽間有問其乏困而周之者居恒擁臯比譚經講藝士斌斌嚮往而黃故材藪所型范造就者十之三所賞識期許而卒持券驗者十之七以故既去而人思之歲時通問訊不絕里居樵戶寡接惟諄諄課諸孫學即獨坐竟日親及宴閒未嘗有夷踞傾欹態而亦不爲儼厲如此者至耄猶然蓋諳然衛武抑戒之意焉鄉大夫士無不識不識胥傾心注慕云年八十八卒黃郡乘列公

之官頃歲弟子員陳牒學使者請祠祀公學使者允其請輿論快之時公離黃郡四十餘年所矣

史氏曰班范儒林傳所載諸博士皆論石渠躋崇牕者也顧第沿述師說以授諸徒衆尠有他行能足稱而萬石君之馴謹姜伯淮之孝友匪顯融廊廟掛名考旌恐亦與塵芥同汨沒矣輓近世賢人君子蠖屈下位泥蟠岩穴而欲標不朽之聞永施後世也難矣

或徐先生九原之下倘未曰世莫我知也余景慕先生故采撫厥行實爲之傳

大參象峯周君傳

大參周君標閩晉江人舉嘉靖壬戌進士授廣州府理官廣會郡也獄訟蝟繁諸監司倚重君又率移它郡獄就訊君覈情比法歸之于審免胥占即上官不得以意爲高下民羅罪者咸自謂不冤焉嘗攝守者再攝令者一所至用廉平爲理有兩漢循吏風其攝守廣州也屬島夷匪茹萑苻間多伺釁嘯聚爲居民苦君曰世豈皆樂禍之民哉碩鼠之怨其咎在上則勅屬邑令卹惻困蠲繇役民謹然若更生已乃厚募武健設間諜俘厥渠魁而下令境中諸持錢鐔鉤

銓者皆爲良民毋得問自是盜賊屏息環四封按堵如故議者謂龔遂之治渤海不足逾也居三載以政績茂異屢爲兩臺奏薦而君素挺特耻納交並得遷戶曹郎通遷員外郎中在戶曹凡六載奉部檄督淮安儲督太倉鏹帑督總漕廳事規畫必飭諸弊實洞然如掃乃其操持嚴密矚然不垢則閱六載若一日也積功望遷守長沙君前後三爲郡守而兩以憂歸最後得揚州未蒞事爲長沙並數月謹身率先聲譽方隆隆起迄于今民猶追頌之在兗州最久兗故鉅郡所庭蒞州邑長凡二十七屬旱蝗後民磬磬艱食多逃死于他方公躬自節約諸服食取給月俸而已檄下諸州邑俾招集流移課農桑墾疆畝每歲春輒發廩廩以賑貧乏勅秋自糴輸而不責其息以爲常民安土樂業靡復有葛藟中谷之嘆矣郡館穀通衢冠蓋絡繹相望且宗室繁衍舊時者率與郡縣問遺通請寄撓有司法君弟以時謁過賓無乏供亦無侈饋宗室祿糧恒委曲爲之地乃非事干請者絕不得通也君爲郡雖任寬和持大體顧又佐以嚴察諸猾胥跼躄奔命旦暮持牒陳牘剖折如流而尤留神聽讞有冤獄積不能白者君察其枉狀立釋之并廉得

其它主名移之罪闔郡頌曰神君云時君政聲倬然
爲東諸侯冠姓名在屏風久矣以故其復補揚州也
即途中擢備兵徽寧江西按察司副使君至則節約
惠愛一如曩理郡時不以臬體崇嚴故自亢重歲偶
亢旱輒率諸屬吏徒步虔禱三日而澍雨大應閭閻
有商霖周雨之頌焉遷去之日稚耆擁車前後不忍
釋比舍車揚旌蓋號涕留者夾兩岸也君蒞官皆劇
地而性復彊敏詳慎綜理務精核即旁午中無所避
難故所居以治辦稱而力亦困憊矣之江右叅藩兩
閱月竟嘔心卒君內行脩篤自居貧庠校不以一膳
錢自私從宦二十餘年所餘貲先後奉封公稍營產
業而哀集三分之伯兄與庶弟均得一焉君無銖髮
加也宗黨中老弗克終壯弗克婚稚幼弗克長育者
悉仰君饗所望去遠自兗州歸免喪赴闕二親俱已
捐養矣而伯兄侗愿無貲省則籍其田畝所入歲令
主記者分給姻黨視踈戚有無爲差曰母令溷吾官
邸居恒語人曰泉中縉紳日盛不患無文采患無行
誼可述耳又曰福戒於過享財戒於侈用氣戒於空
溢終其身食無兼肉衣無重綵居無華宇即販夫
子不啻一鷲色倨容問里間忘其爲宦闕也計至時

里中人咸咨嗟慨惋或至為之墮淚云黃生曰古所稱賢豪士內行治績罕有兼者陽羨許荆以孝廉舉至為桂陽太守則卓然稱循良廬江朱邑守北海治行為天下最而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此二氏者足為兼美矣今觀周君實類之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詎然哉余故從史氏後得論次當世賢豪長者因次君行事輯為傳藏之名山俟知君者采焉

隱君子吳洲沈公傳

吳洲沈公諱塾字子居浙之烏程人嘗為博士弟子員受餼原守次當應貢春官以讓其友人泊如也旋以子少司馬公節甫員累封尚書卿矣猶稱隱君子蓋重其德云余從宦兩都間橫舟苕水上接吳興士大夫譚公質行甚悉其瑰壘籍籍人口耳者凡二事當嘉靖之季浙苦倭尋而白巾賊起眾皇恧鳥獸窟公約飭其族董里閭豐儲蓄繕戈矛旦夕為守望計賊聞風不敢犯里落賴以全安嘗築室穿土得窖金約二萬緡公愕然曰無故之獲有道所憂吾未至五

月披裘而敢拾遺金謬稱天奉乎遂以白邑令請當
縣租一歲乃邑使者不時至為群不逞荷戈勉之官
重帑其餘而公靡錙銖染吳興人侈譚茲二事謂保
聚捍寇似晉庾袞鋤金不顧似漢管寧而所處之難
殆過之乃其孝友恬怡亦復有相似者公大父處士
公汝梁父孝廉公端咸奇公于孩幼中處士公晚喪
儷恒以公侍寢食不離側詩書傳疏習尚媿惡縷縷
譚說以為常比處士公棄養公甫十歲耳已哀痛如
成人有范喬泣硯之忠烏弱冠任為家督孝廉公計
皆北上藉以無跋扈憂即家居營公所料量區畫恒
忻忻喜曰弟令吾為之不是過矣侍孝廉公疾祈天
請代問醫嘗樂窮心力匪懈逮執喪則戚與易兼不
致貽它日悔毋溫孺人孀居二十載嗚呼難事公奉
之日以怡愉母歿時公方寢疾猶匍匐如禮愛
公者鍼之曰得無滅性乎公弗為輟也有母弟二公
撫之恩意周浹其季者領鄉薦公實輔翼督厲之庶
毋顧幼嘗哺食公壽高而無子公肩其生事死葬與
顧復之報弗殊人謂有子哉此母矣生平槩獲甚嚴
即尸居燕閒無惰容褻語自閔宜人逝遂絕意繼娶
筑筑一室蓋二十九年青燈相對蕭然若出世緣者

惟念遠祖墳塋傾圮墓田他屬捐已貲修葺增置之
春秋二祀外悉籍其餘糈以給族人復倣歐蘇二公
之制創為族譜叙次詳覈俾三百年血脉流貫右一
身乃至婚喪弗瞻者朝暮弗克舉火者望公若取諸
寄焉其追遠敦睦如此公既以少司馬公貴膺清秩
漸睹華憮顧降心自挹損望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
叔子之崧季子之唵孫淙淮演後先登科第而服官
中外者皆克世其行業有聲歲時干旌之訪望通德
門駱驛不絕而公韜斂益甚人謂公範家之驗厚德
之報且昌熾未涯云公雖用長厚維世風顧其磊落
扶義有矯矯不可奪者富人朱螯死以生前賄結故
棟事者議祀之鄉賢即貽訾月旦弗恤矣公移書昌
言曰夫世有飾名吊詭者指視叢焉矧奸富如螯若
暴諸達路者乎某即孱無力終不能茅靡緘默令桀
跖溷隨夷也棟議者為之奪氣事遂寢吳興人僉謂
茲舉也真足愁奸雄植名教已公卒時年八十有三
少司馬公請于朝得賜諭祭而閔宜人並享焉仍予
半葬黃生曰庾叔褒砥節清白當世目之曰異行而
晉書列諸孝友傳中管幼安匿景韜光聲暢殊俗乃
青州刺史程喜具上其閨庭孝慕狀一何惇惻懇至

也夫惟謹庸德者乃克著瑋節耳異行云乎哉今觀
吳興沈公迨迨焉行君子也乃至扶大議臨大難與
夫義利失得大閑輒崢嶸軒豁幾於壁立萬仞矣古
今砥行束修之士或伸於人而脩於天或厄於生前
而享於身後獨公所得於天人前後之際者如此是
又庾管二君了所不敢望也

贈君竹墩程公傳

贈君程公諱璉字廷器徽之休寧人隱跡于江湖市
塵而雅敦士行謂竹有君子之德慕而勗焉因自號
竹墩人稱之曰竹墩居士公既歿以子太守公先令
鄱陽奏最贈公鄱陽令人又稱之曰贈君云徽俗多
業商自挾冊唵頌通文義克綜簿籍即逐其父兄儕
侶出而行貨公喪父早壯採木于括蒼山因游金華
訪黃初平叱石處謁趙清獻三衢酌嚴子陵釣臺飄
然適也絕不爲博戲馳逐諸遨蕩事亦不屑仰機利
競尺寸性剛果矜重然諾自奉菲嗇一絮裕非蔽不

更而獨樂施尚誼每行道見遺骸必買槥殮亟瘞之
姻戚貸子母錢者遭折閱復有所請公貸之至再三
無難色間有鴛鴦負公公亦置不問也當往來枯蒼
值駛流覆舟漂泊數里援木以濟卒無恙殆若有神
祐者然公自是遂徙業居杭南關杭僧閻壘索買金
半百遺客舍與突中同事者疑其詐而匿也攻之甚
亟公偶蹴得之即號于衆還焉壘頓首謝曰公乃生
我僑杭逾五十年諸以善果來募者施之惟恐後南
關榷木使者至咨詢利病必首禮公凡訟不能決者
咸賴公質成焉公雖什九居外然至恤家族持門戶
殫竭心力不以遠游爲解有祖塋沒於豪右族人輒
於悍奴每構訟蔓延十餘載不憚以千金佐費迄事
直乃已嘗三長糧後皆勇往弗避諸子姓逃匿者公
獨囊代輸徐竢追償蓋公之樹德于家鄉類如此黃
子曰史遷傳貨殖世訾其卑仁義羞賤貧徒隨聲傳
和耳遷發憤著書其立論曲盡情形而歸之于正故
曰本富爲上又曰廉賈歸富所爲崇義獎世意何深
也即如陶朱之好行其德三致千金散與貧交疏昆
弟任氏折節爲儉卑公事身乃得飲酒食肉以此爲
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此非賈名而士行者哉蓋

遷所稱述如此程贈君故宜有傳乃贈君之子太守
公克豎循良績馳 綸命為九原光寵夫贈君之為
主上重也豈必在其身哉

何烈婦王氏傳 有小序

烈婦之以死殉夫也事在重陽後一日時余方歸自
巢雲困登躡餘勞猶艱步履而郡公邑侯亟于揚幽
貞勵風教則即日臨其喪矣余將以次日拜烈婦儿
筵或問於余曰烈婦誠賢顧以老成人降禮少婦也
母乃已重乎余應之曰宋子京有云聞家淑女執誼
抗節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夫且躋諸哲人烈士之
林奚而不拜也比及門則同紳長於余者已源源踵
接余遂入而成禮焉其舅儀部君亦從旁酬拜是勿
殤童汪錡之義類也越數日睹所次行略因采掇為

傳

何烈婦者故弋陽令王君居瓚之女也名承靜嫁為邑諸生何九轉妻年甫十五耳已敏毅有丈夫氣時姑温安人已捐養舅儀部君奉謹之粵西越數月乃棄官旋里烈婦以弱齡肩家棟如理棼絲縷綉有緒事諸母恭如其姑處妯娌睦如其弟弟門以内交口賢之儀部君既喪伉儷不再娶取側室攝閨闈事中饋業有託矣烈婦則曰有舅之尸養奚容它諉每理舅饗飧奉即婢媪無所假手一蔬一肉皆攢澣自十指具雖適手弗憚焉其孝敬類如此何生意不可一世振厲矯矯儀部君常哀裁之獨其下帷憤發絕不倚父官作潤家計烈婦恒羨藜飯糲恬然甘之曰庶成吾夫子高邁乎又時對人云天酬吾願必不以貴富自封殖此其志殆不讓何生者何生疾革烈婦已旁皇廢寢食及其卒則朝暮拊棺號哭曰此固吾卒命之時也諸母暨妯娌曲為慰解猶謂有遺孤在比孤劬殤而死志決矢自製殮且還所貫市坊米鹽雜直分豁纖甚出遺衣布與人稱其多寡全歸期則所預訂也母氏尼之不可內外親黨尼之不可舅而論尼之亦不可既得請大寐達旦語人曰吾夜夢長虹

裹身殆得死所乎死而有知當祝舅百有餘歲重九
日延母氏姊妹爲別越次日晨出廳事謁祖先尊長
拜跪如禮無慘悴色所囑夫子祀事及所以嫁幼女
者皆周悉有條又謂兄曰妹行矣弟慰母母過念我
遂闔扉懸帛自盡顏色如生時年二十有八儀部君
次烈婦行略述其兄世都之言曰烈婦十許歲時從
父宦邸讀書師試之駢語曰紛紛名利客輒應聲曰
文文禮樂人及將死謂其兄曰少嘗聞女媧補天茲
事渺茫倘有補世道云爾嗟乎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蓋自劉子政傳列女而後諸以節烈稱者未易
縷數惟宋子京所錄樊會仁母與烈婦所遭頗相類
乃其死之皦皦雍雍則烈婦尤過之烈婦故詩禮家
胄何氏自學博公以德禮範家儀部君嗣之砥礪名
行著聲朝野其風範所自來耶不佞蕪陋謬爲之傳
竊觀風使者采錄而褒旌之焉

蔡烈婦呂氏傳

烈之爲言取義從火凡蓋臣殉職貞女殉夫均名之曰烈謂其英風義舉赫赫勃勃如火之炎上弗可遏也夫蘭閨弱質微霜可摧乃克臨難矢志慷慨捐生與偉丈夫競節詎不卓然稱難哉顧又有從容就義不逼不徐動符規則匪弟厲意氣振奮一時者此尤足多巴晉江呂氏女嫁爲邑諸生蔡國襄妻國襄都講安平氏恪勤中饋共舅姑叔水懽未半載而國襄病氏昕夕籲天請代扶持湯藥未久而國襄死死之日氏自矢以身從矣悉歛其簪扇筆研納諸懷袖示

不濁生焉者虔案酹哭真如禮屆三七期手懸帛告
于夫柩拜辭于舅姑父母遍及戚屬徐摠衣升几向
總幕自經是時闈內外觀聽者數百人無不人人嗟
異黨正鄉三老至爲望懸下拜焉嗟乎人之所惡有
甚於死者矣顧驟激則奮徐思則悔乃烈婦之死揆
時涓日釋衰麻而就斃一何雍容也茲豈非鐵石肝
腸浮漚幻劫者耶贊曰宋宮之火楚臺之水造次犯
難猶守以死矧失所天焉用生矣寧與霜彫不隨風
靡懿哉貞婦曠世齊軌令聞孔彰輝彼女史

安平三烈傳

吾邑安平地瀕海自餉舶利興則航海而賈者走死
地如鶩歲一往返大率以呂宋爲藪穴萬曆癸卯秋
狡夷難作安平之賈人罹禍酷甚乃婦人女子仗節
死其夫者三焉莊生有言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夫烈
者固自烈耳槩以殉名例之非通論也余聞三烈事
而嘉之爲之作傳

陳章憲妻黃氏事舅姑以孝謹聞呂宋之難章憲與
其父典箴妹倩黃崇櫛殲焉夷方信息在波濤渺莽
間越歲季夏而子遺逃歸者至矣氏聞訃則號慟幾

絕矢志必死姑再三慰諭之氏復忍泣慰姑又時時舉粥進請強留老身爲他兒地也夫兄請以子後章憲氏答曰伯氏重有一子未亡人安忍奪之且死易耳吾爲其易者下報夫君畢矣蓋朝夕上尊俎奠者凡三旬逮七月之望拜辭姑氏遂闔戶自經宗黨姻戚知其志堅決不強挽也然感悲而壯之

陳氏名英娘即典箴女幼受黃崇樞聘婚期未及也自許至則與其嫂黃氏預訂死期誓不再許矣日向其父几筵哭又遙向空哭比嫂死家人哭之慟英娘則曰嫂自得死所耳奚以慟爲已遂拜辭母氏暨諸

叔伯昆弟趣素車詣黃門是時送者如雲泣下者如雨英娘不爲心動也晝夜坐苦叵甲客至就總帷答焉夫兄高其義擬厚治殯殮報之英娘辭曰旅逝者身膏草野而死閨閣者享厚殮九原何能自安以八月七日亦自經死其日觀者闐門謂列女傳所未有云

柯日蕃妻顏氏幼喪母父梧絕憐愛之日蕃死氏晨夕哀號稍稍散其奩具遺諸妯娒密爲治殮計其父遣媪婢謹護之比卒哭輿擁以歸諸慰諭者日環其側也氏日啜粥重一餐然陽爲不死狀時或笑語如

常九月之四日蕃死日也前期語其父曰良人死且及暮禮宜歸奠父許之屆日鷄鳴起薦俎哭極哀舉家皆慟不為意氏遂乘間自經比蹋戶入已不救矣論者謂自古貞媛如剪髮削鼻以絕異議者非一氏父悟之牽於小不忍無足恠者乃氏之矢志弗移良足嘉已於是鄉三老為之敷其事

史氏曰死生之際亦大矣顧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茲三烈者皆激昂慷慨視死如歸取義成仁矚然最著見聞者咸重之彼其期固相先後也豈耳目濡染有交相成者耶抑天植其性非有待而興耶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又曰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梁節婦傳

梁節婦惠安人也上石州知州陳某之女嫁爲南京
吏部主事梁公懷仁妻吏部公晉江人弱冠舉進士
聲稱籍籍節婦相其內治以孝謹聞于家宗黨中目
爲雙璧云吏部公卒于官邸時節婦年甫十九耳朝
夕拊膺慟曰嗟天乎誰當以輜車往乎既已扶櫬南
歸則絕粒闔戶誓以身殉是時節婦姑莊氏暨祖姑
黃氏孳孳然在也相與泣諭節婦曰夫死者有知誠
願血食爾夫弟尚幼吾二老人者桑榆之日有幾爾
即不愛一死將送往事居之謂何何以延宗祊見夫

君地下節婦乃始投沃飲泣罄簪珥躬織臬以奉甘
毳歡爲夫弟婚娶冀續夫後已而夫弟相繼歿祖姑
黃氏又歿節婦重與姑莊氏形影相吊也摧楚甚矣
節婦則益黽勉拮据維持門戶罔替又二十年而姑
莊氏歿蓋自節婦稱未亡人距之至于今艱阻備嘗
慘愴萬狀諸生事死葬之費紛集遍交節婦一以身
肩之盡慎竭誠顛若畫於禮度居常毀形素衣與人
言無見齒之笑閭內外蘄然有條也今節婦年且七
十矣襲璧櫝珠瞬然不滓閭里以爲完名焉

黃生曰節婦姑莊氏亦以自行膺朝獎梁氏蓋世

有節婦矣豈獨其賦性茂哉亦耳目漸靡使之然也
豫讓有言吾所爲此凡以愧後世人臣懷二心者也
若節婦者足以愧世矣雖然願爲良臣無爲忠臣節
婦之志良足悲乎

謝氏節孝傳

吾晉邑謝氏自其先太守公以宦蹟顯今封君先生
九思太守公五葉孫也先生生五歲而父茂材公母
魏氏相踵歿惟繼祖母蔡在而先是蔡之歌黃鵠寡
也年甫二十三耳獨居一室撫遺孤與已女等其孤
每從外傳歸則勗以先緒俾克紹詩書業人謂翟東
郡繼母之德不足逾也逮撫封君先生茹艱將荼志
彌厲諸所爲殷殷顧復斤斤訓勅一如曩植孤時中
年家遭糶落飢粥或時弗給第泊然甘之終其身足
不踰壺闔目不覩歡會曰未亡人何忍與內外宗婣

齒以故封君先生亦克自感憤蚤蜚聲橫序中而曾
孫吉卿台卿岐嶷穎發蔡已及覩之乃竊自慰曰庶
藉手報九京乎尋以壽終蓋身繫謝氏宗祊者凡五
十載封君先生幼有至性自問業就傳輒廢蓼莪遡
水木也即嚴大母訓惜陰焚膏無逸晷然昏旦必歸
奉定省以爲常大母疾叩天請以身代比歿而執喪
營葬且戚且易居恒搏穎隕淚曰不肖於大母蓋怙
恃兼矣其何以圖報塞嘗夢晤蜀人李密相與酬答
語詳先生所自爲記中觀者異之先生二子吉卿台
卿同舉萬曆庚辰進士而先生以其子台卿累封知

府黃子曰古今稱祖母之慈孫之孝則嘖嘖李氏矣
嗣是而齊宗元卿唐楊審禮皆少喪母爲祖母所養
元卿孝謹篤擊每祖母病雖在遠必爲心動人目爲
宗曾子審禮值隋亂負祖母轉側渡江侍病嘗藥一
似報劬勞罔極茲其一門慈孝差足與李氏埒美顧
非有天節艱貞維孤兩世如謝姥之尤難者令伯二
子並有文才審禮一子宦而靡豎乃宗氏之胤無聞
矣今謝氏二惠競爽咸克悖世德奕家聲天之酬節
與孝何隆且渥也余讀長君所緝行畧有慕焉因掇
其大者次爲傳

傳烈婦蘇氏傳有序

古昔淑媛貞婦不踐二庭者班班載在史冊彼其忍
死植孤衡父母亂命截髮刎耳以矢靡他松柏歲寒
之操非閱歷不驗至于殉義慷慨捐性命於斯須第
一決之力易易耳間有求死不得而展轉逶迤如東
漢荀采者方其懷刃自誓豈不凜凜然皦日秋霜顧
其父爽令傳婢卒及擁入宅氏之室乃用術自衛重
爾得乘間雉經夫死非難而撓之者難之也余睹傳
烈婦之死不惟爲之悼而又爲之幸焉爰搦管傳之
傳烈婦蘇氏郡城西里人也伯父侍御公父封太守

公兄學憲君以詩禮家法聞于郡中烈婦嫁爲武榮
傅煒光妻傅亦詩禮族也初烈婦之生也當學憲君
登第之年封公竒愛之會母陳恭人之乳將以付諸
保氏弗忍也而會學憲君內子恭人王亦乳子遂佐
姑哺之封公謂烈婦有竒邁其鍾愛之逾篤年十七
歸于傅姑陳善病卧床褥日久烈婦朝夕省問與諸
娣妯迭伺盥膳姑懼甚語人曰吾得孝婦愈吾疾矣
越歲煒光病烈婦祈天請代竟弗起父兄趨往視之
烈婦已誓不欲生矣自是晝夜哭水漿不入口者三
日遣侍兒請與父兄訣父兄至悲不自勝烈婦則慰

封公曰女子既嫁爲人婦即長存無能供膝下孝養
兒死自其分無庸戚也又謂學憲君無過哀兄爲綱
常名教之官妹庶幾不爲綱常名教玷耳時姑陳暨
夫叔兄圖所爲烈婦慰者立伯房子廷佐嗣煒光事
定矣姑又遣老媪敦譬甚力烈婦答曰姑所爲汲汲
立嗣冀藉口全吾生耳顧撫幼兒延宗祏自有任之
者吾卑弱何能爲惟從夫子地下是爲永畢已疏奩
具跪致之姑所曰以此爲幼兒資散其衣服與侍婢
將永訣之前夕請姑榻前跪白曰婦絕粒旬日無生
趣矣留一日則多一日毒楚惟姑垂憐姑哽咽不能

語亦不忍逆烈婦意詰曰烈婦更衣服拜祖廟夫靈
闔門理尺帛自經顏色怡然如生內外宗姻觀者人
人泣下時年十有九

黃子曰善乎管子之言也禮義庶耻國之四維荀慈
明漢代高士其對策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
禮義備則人知所厝夫慈明之論述如此乃家庭私
愛何其以姑息不以禮義也封公之愛烈婦篤矣獨
不爲嘔煦小慈以故烈婦上無阻撓下無牽戀從容
矢志視死如歸其天植貞性與家訓薰習交相浹也
吾故以此爲烈婦幸嗟乎烈婦真是垂不朽矣